

马华文学大系

诗歌 (一)

1965 ~ 1980

执行总编辑：戴小华

总编辑：云里风

主 编：何乃健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联合出版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马华文学大系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诗歌
(一)

9
6
5
1
9
8
0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HIA

丰隆保险 助印

马华文学大系

诗歌（一）

. 1965 ~ 1980

执行总编辑：戴小华
总 编：云里风
主 编：何乃健
编 委：田思、苏清强
责任编辑：曾真、颜诗诗
封面设计：林亚鞠
打字/排版：郑佺妤

联合出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89120 - H)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
Tel: 607-3316288 Fax: 607-3329201
E-mail: ppsb@po.jaring.my

销售处：9, Jalan P/18, Taman Industri Selaman,
Seksyen 10, Bandar Baru Bangi,
43650 Bangi,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03-89202818 Fax: 603-89261223
E-mail: ppsbkl@po.jaring.my

www.pelangibooks.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Fax: 03-22745388

发 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初 版：2004 年
印 刷：志良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83-50-3543-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云里风

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同胞，在披荆斩棘、开荒拓土的过程中，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付出了无数的血汗，惨淡经营的结果，不论在哪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就以马华文学来说，它自1919年发轫迄今，前辈作家辛勤耕耘所播下的文学种子，不但已茁壮成长，而且还开花结果。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写出来的作品，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文化的珍贵资产，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华文学已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的组成部分；马来亚独立后，一批本土的笔耕者，他们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排除万难，为文学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除了焚膏继晷，努力创作之外，并积极地推展各种文学活动。1965年马、新分家，马华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马华作家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奋图强。从80年代初期开始，马华文学界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界有了更频密的交流机会，在许多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中，马华写作人和各地的作家坦诚交流，交换著作，从中获取了宝贵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也促使中国及海外许多作家学者对马华文学的重视，进而展开研究工作，大大提升了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

近十多年来，在作协的领导与带动下，马华文学已获得华社的重视与支持，马华作家不再是孤军作战了。许多企业家和华团都献捐经费，设立出版基金，赞助作家出版著作，而各种文学奖的举办也激发了写作人创作的热忱，所以马华文坛人才辈出，佳作如林。如果能把马、新分家后的优秀作品，编成一套大系出版，意义非常重大。但由

于编选文学大系，需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因此一直没有人敢去尝试。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以来，已逾二十载，在历届理事的通力合作和会员的爱护与支持下，会务进展顺利。我们本着创会的宗旨，一方面促进文友的团结，为会员谋取福利，另一方面推行文学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三结合运动，与华社建立良好关系。这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过许多文学活动，也为会员出版了37部“90年代马华文丛”和其他文学作品，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聊堪告慰。

1996年马华作协改选，本人蒙会员厚爱，再度中选为会长之职。新届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时，马峇兄率先提起出版大系的意义和重要性，理事们经慎重商讨后，一致认为这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作协既然是全国性的文学组织，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于是即席成立“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专司其事。我们征求到丹斯里张德麟的赞助，解决了出版经费的难题，接着就拟订编选细则和出版计划，决定搜集由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优秀作品，按照文体编成下列10巨册出版：

- (1) 短篇小说（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李忆若
- (2) 短篇小说（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陈政欣
- (3) 中篇小说——1965年至1996年，主编：马峇
- (4) 散文（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碧澄
- (5) 散文（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小黑
- (6) 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
- (7) 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钧庭
- (8) 剧本——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
- (9) 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谢川成
- (10) 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

编委会成立之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除了在报章宣布此讯息外，也发函给全体会员，并由各组负责人分别向作家邀稿。我们原希望马华作家们会给予热烈支持，很快就能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许多作家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多抱着观望态度，没有给予积极响应。我们除了函电交催之外，还特地聘请一位文友协助，专门负责催

稿和联络工作，为期一年，但仍无显著效果。

编选大系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单在选稿方面，就会面对许多困难。各组负责人在决定要选用某位作家的作品之后，先得多方设法去查访他们的地址，而邀稿函件寄出之后，除非能得到该名作家的合作，将自选的优秀作品寄来，否则要从他们许多作品中去挑选，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所选出来的作品，未必能迎合作家本人的心意。各组负责人在这方面所承受的苦恼和压力，真可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编委会为了克服这类困难，曾举行无数次的会议，进行检讨。在不断地努力之下，直至1999年底，征稿工作才告一个段落。于是再接再厉，进行第二步的出版计划。我们征求到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的同意，于2000年1月双方签订合同，预期在一年内陆续出版。

不料好事多磨，彩虹出版社在签约后不久，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我们征询过多名法律界人士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此举乃属必要，否则出版之后，可能会产生许多法律上的纠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向所有入选作家寄发同意书，并请他们在一个月内签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然会获得作家们的合作与支持，但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同意书寄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签回者不到20%。于是各组负责人不得不费尽心机，通过各种管道，再三催请，这样又拖延了好几个月，仍然有许多作家没有回应。为了使大系的出版工作不致于一再延误，作协理事和大系编委会在去年四月举行的联席会议中，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之策，凡是没有寄回同意书者，一律忍痛割爱。基于这种客观因素，这套大系难免会有缺憾，无法臻至理想地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的苦衷。有一点可以告慰者，编委会同人为了编选这套大系，花费不少的精神和时间，大家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选稿方面，遵循拟定的细则和方针，大公无私，不分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地步，绝对不受个人的成见所影响，这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马华文学大系》在作协理事及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历时5年，现在总算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它正像一名难产的宁馨儿，虽然有点先天不足，但毕竟是马华作家的心血结晶，希望大家会喜欢它、爱护它，给它善意的指教和批评，以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作为修订补充

的借鉴。

本人在此谨向赞助人丹斯里张德麟先生、编委会同人和支持我们的作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无疑地已为马华文学界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希望大家的这番努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会有一批有心人去进行编选另一套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系，为马华文学增添光彩。

30.04.2001

绪论



戴小华

—

一般来说，“文学大系”被认为是代表了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发展历史的纪录。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借着“文学大系”作为观看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类心灵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然而，具有不同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的文学史家会从不同的角度编写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像有的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有的则侧重从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角度编写，也有的侧重从文体形式的角度编写。所以，“文学大系”应是愈多愈好，因为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学大系”中看出不同编选者的文学观、意识形态。从诸种本子的比较中，可以推敲当代文学的真容。

然而，编选“文学大系”毕竟是项繁琐浩大的工程。在80多年的马华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大系仅有方修编写的十册《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年至1942年）和以李延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八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年至1965年）。即便这两套大系存有一些瑕疵，却仍无损于他们为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身为全国性的文学组织，鉴于职责所在，1996年决定编选一套自1965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后至1996年间的《马华文学大系》十巨册。其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各两卷；中篇小说、戏剧、评论和史料分别为单卷。原本预计4年内完成，然却事与愿违，个中原因，前作协会长云里风在总序中已阐明部分，其余部分也不便述说。

2002年6月，作协改选，云里风因身体不适，我“临危受命”接任作协会长。此时，费时6年编选的大系仅完成短篇小说、散文及中长篇小说共五卷。原由丹斯里张德麟赞助的出版经费也因时间的拖延宣告用罄。我一上任，除了得重新筹募出版经费外，也别无选择的只能在大系已定的格局中力求完善，并尽速完成另外五卷大系的编选工作。而在过去6年的编选过程中，主编也早已有所变动：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钧庭；戏剧（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谢川成；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鉴于编选工作仍存有一些问题及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决定增加编委阵容，我们特邀对马华文学发展卓有贡献的两大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和洪松坚为编委会顾问，符颂勤、李英华、黄俊麟及许通元为谘询委员，再加上南方学院十多位爱好文学的学生的协助，终令大系顺利完成。

二

编选《马华文学大系》，让我们从文坛前辈的创作轨迹中，明显地察觉到马华文学历经80多年的发展，无论在文学思潮、作品内容、文体形式、文学观念及美学观念上都有了根本的重要变化。

从文学思潮看，1965年前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家天下。之后，马华文坛发生过多次的文学论争，现实主义的作者在继续深化并获得开放性发展的同时，现代主义的作者也在思想主题上不断升华、超越。从而形成了与前期单一文学思潮所不同的多元文学思潮、多元美学原则并立竞存的局面。

从文学的多样化这一角度看，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作品内容来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文学描写的生活范围和创作领域不断扩大。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70年代前文学创作题材狭窄片面以及思想公式化的现象。其次是，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艺术典型的塑造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过去将人物性格善恶的典型化和两极化代之以具有人的情感和内心全部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再次，马华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也有了新的突破。

早期，由于现实主义单一创作原则的画地自限，虽也出现了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流派，但毕竟只是现实主义这同一美学范畴之内的风格差异。然而由于时代的进步及受到西方文艺风尚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艺术思维也随着解放，开始不断探索并创造多种艺术形式，用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及探索人的精神领域。于是写实的、写意的、抒情的、哲理的、象征的、感觉的、印象的、变形的、荒诞的、魔幻的等等现代主义美学范畴之内的各种文学创作的形体样式逐渐丰富了马华文学。

此外，马华文学在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的不断变化更新。

简言之，就是从“单一视角”变化为“多元美学的原则”。这种变化更新，标志了马华文学既能掌握住本土中优秀的、适宜于反映新的时代内容的东西，又能够在历史所提供的最大范围内，充分吸收当代世界文学的各种有效的技巧手法和有价值的新观念，从而把马华文学不断地推向高峰。

最后，马华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马华文学导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8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历史及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写作者主观的努力是影响马华文学的两大因素。这两大因素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然而，它一直是影响着马华文学未来的发展。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社会，马华文学由于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产生冲突、碰撞、交融和汇合，因而也吸收了异族文化的营养而显得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化。马华社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化。马华文学也因而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这种独特的艺术矿场相信马华作家更具优势去发掘，再将这些发掘经过熔炼和表现，化成作品。

三

至于在编选的原则和若干具体问题上，尚有下列几点需要说明：

一、我因半途接棒，大系在原先的格局上已有了难以超越的局限，因此编选过程倍加困难。所以，编委会成员虽殚尽极虑，努力将

32 年来的佳作尽皆汇拢，但由于种种因素所限，再加上目光不及，难免有挂一漏万和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何况面对 32 年来出现的大量作家作品，不可能追求全面和详尽。同时，也不认为“全面”和“详尽”是编选文学大系应奉行的目标。

二、各卷选文原定 50 万字，然多数编委都大叹篇幅不够，且都忍痛大事删芟，最后仍有几卷超过预定规模。

三、为了有效呈现编选观点，每卷都由主编撰写导言一篇冠于书前，以厘清各卷编选范畴并提示相关内容；为了有一个“史”的线索，作品尽量以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列，并由马巷撰写作者简介附在书后，提供读者基本资料，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选文作者的背景。

四、已经出版的五卷文学大系，由于彩虹出版社，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因此，许多没有签回同意书的作家被忍痛割爱。然而为了力求更能全面的反映出马华文学 32 年的创作面貌，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留下更加完善的文化不动产，由我担任执行总编辑的五卷大系，我们决定除了少数作家特别表示因故不愿被选入外，但因一些作家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而我们手上又有他们的作品，鉴于他们的文学地位，决定大胆代为选入，同意书则由作协代签。相信这些作家事后获悉定会理解我们的苦心及诚意，而不致于为难作协这个穷团体。

四

本大系费时 8 年终能顺利付梓，对于编委会全体成员，丰隆保险、郭氏基金、郭兄弟有限公司、拿汀陈月宝，及一位不愿具名而以其先父颜端祐之名赞助的热心人士及机构，以及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本人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我们希望这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能为马华文学带来更多的关注、更好的前景。

2004 年 1 月 26 日

导言



何乃健

马华文学自 1919 年开始萌芽和扎根之后，迄今已历尽八十余年的风雨。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明确地指出：马华的新文学是承接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杨松年在《战前新马华文文学论略》这篇论文中也认为：1919 年 10 月 1 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可说是新马华文新文学的发端。

虽然马华文学从萌芽时期至 1957 年国家独立前后，一直不断地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事实上，马华文学远在 30 年代已开始在理论方面为马来亚本土性这个概念塑形。李锦宗在《马华文学纵谈》中强调：1934 年 3 月 1 日，废名（丘士珍）在《狮声》发表的文章《地方作家谈》中，以肯定的语气指出：马来亚有本身的文艺！

战后初期（1945 至 1948 年），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这个课题，曾经触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论争，并且最终确定了马华文艺的路向与马来亚意识。大多数写作人同意：马华文艺不应该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本土文艺；马华文学工作者也必须摆脱唯中国文学马首是瞻的侨民心态，认清文艺的服务对象，致力反映此时此地的社会生活，积极从事独立自主的文学建设工作。

马来亚联合邦于 1957 年建立，而新加坡也于 1959 年取得内部自治权利，并以一个邦的地位，连同沙巴、砂朥越和马来亚联合邦结合为一体，共同组织统一的马来西亚。由于政治理念迥异，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于 1965 年分家。这本《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一）》的编选工作，即以 1965 年作为起点，全面纳入 1965 至 1980 年间，曾经在诗歌创作上努力耕耘的作者较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本诗选的编辑工作，因为人事变迁而需要重新开始；加上前期

接获作者自动寄来的诗作数量不多，编委会只好竭尽所能，从已出版的诗选，如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编选，北京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阳光·空气·雨水》，以及天狼星诗社出版的《大马诗选》、《天狼星诗选》和《大马新锐诗选》中筛选诗作。此外，编委会也尽力从个人珍藏或图书馆惠借的诗集，以及当年的文艺刊物如《学生周报》、《蕉风》和《教与学月刊》等，还有各报的文艺副刊，挑出那个年代较有特色的作品。选集中的作者，除了居于大马的诗人之外，也包括当年以马来西亚侨生身分在台湾深造，而今散居世界各地的诗人。

根据李锦宗所著的《马华文学简史》，60年代下半期的诗集，平均每年出版5部，其中将近一半的诗集是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在台湾出版的马华诗集计有：叶曼沙的《朝圣之舟》、林绿的《十二月的绝响》和《手中之夜》、毕洛的《梦季，银色马》、洪流之的《八月的火焰眼》、淡莹的《千万遍阳关》和《单人道》、王润华的《患病的太阳》及陈慧桦的《多角城》。在香港出版的马华诗集计有：鲁铨的《心永远向着你》、田柯的《子夜诗抄》及杨际光的《雨天集》。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出版的计有：慧适的《牧歌》、萧艾和忧草合著的《五月的星光下》、何乃健的《碎叶》、王葛的《雨天的诗》、谢锦霖的《小月曲》、冰谷的《小城恋歌》、麦留芳的《鸟的恋情》、孟沙的《青春献歌》、北蓝羚（艾文）的《路·赶路》、唐林的《母亲的泪》和《故乡山水》，以及陌上桑的《飞渡神山》等。

从1965年至1970年这段期间，马华文学的诗歌创作主要以抒情为主，或直接歌唱山川，或间接颂赞大地，或寄热爱祖国之激情于园林和田野，或寓社会关怀于人文和历史。陈鹏翔在《独立后华文文学》（收入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这篇文章里坦言：马华的诗歌自早期的现实派到60年代的现代派，其中许多诗作皆为散文的分行，诗质稀薄。这本选集中有些诗作，或隐或显地揭示，那个年代写诗的作者，确实曾经在迷茫的浓雾中艰苦地摸索。

60年代末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过后，马来西亚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皆蒙受严重的挫折。从70年代开始，华文教育与文化发展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整个马华文坛受到社会动荡与工商业不景气的冲击，长期处于沉寂状态中，奄奄一息。

由于官方机构强调只有马来文学才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马华

文学不受接纳为国家文学主流，只能够当作移民文学来看待。教育方面，华教受到教育法令所带来的诸多阻难，到了70年代，全国只剩下60间华文独中。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注重“反映现实，改造社会，干预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因为荆棘满途而陷入低潮。马苍在《马华文学作品的时代气息》这篇论文里指出：“好多作者的生活范畴，被政治划了框框；随着激荡的时代过去之后，抱着炽热的激情来写诗的年轻人也相应地锐减，文艺期刊更少得可怜，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者都不愿刊登会引致麻烦的敏感作品。”

正当许多走现实主义路线的诗人纷纷停笔的当儿，由台湾传入的现代主义文学，却愈来愈蓬勃。

黄锦树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这本书中指出：60年代的政治戒严与美国版现代主义在台湾盛行，在文学上为中国性、现代性及现代主义的结合，制造了良好的机会。从1960年开始，马来西亚到台湾的留学生，接受了现代主义的薰陶，返回马来西亚之后，积极引进现代文学。

温任平在《愤怒的回顾》这本论文集中将马华现代文学分为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探索时期（1959至1964年）；奠基时期（1965至1969年）；塑形时期（1970至1974年），以及怀疑时期（1975至1979年）。温任平认为白垚于1959年发表于《学生周报》的《麻河静立》，是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周唤于1965年11月《学生周报》特辟的《诗之页》，以新姿态出现，经常刊登现代诗。1967年，完颜藉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大量刊载现代文学作品。编者积极的推动令现代诗的活力剧增，具有才华与潜力的作者在这个时期纷纷涌现。

随着现代主义的声势日益浩大，一向视现实主义为主流的马华诗人开始采取排斥的姿态，并以强烈的抗衡作出激越的反弹。从60年代后期一直延伸至70年代末的多场文学论争中，现代文学的拥护者揶揄现实主义盘踞马华文坛数十年，然而皮相的描绘，空泛的口号，粗糙的文学表现形式，完全无法满足读者更高的内在需求，同时使勇于创新作者感到厌烦。李苍（李有成）与北马一些诗人的论争中，就曾将现实主义的一些诗作，抨击得体无完肤。

面对新思潮的冲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也作出猛烈的回应。陈雪风于1967年发表的《论现代诗及其他》，就直陈现代诗文字晦涩，意象零碎杂乱，很难理解。当年强调“文学大众化”的评论者，常将现

代主义斥为异端、崇洋媚外、晦涩难懂和颓废消极。严峻的抨击不只来自现实主义的团队，挑战的鼓声也同时在现代主义的阵营内响起。首先，叶啸于1975年10月指责现代诗内容空洞贫弱，过于重视艺术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思想性。1977年6月，何荣良在《蕉风》的诗专号撰文非议马华现代诗缺乏时空性，与马华社会脱节。温任平在《愤怒的回顾》中坦率直言：对现代文学的“怀疑”，应该早于1975年之前。他于1972年出版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的前言里，已指出现代文学有太过着重文字效果的经营，而忽略内容主题之弊。收入这本诗选的部分现代诗，已隐约闪现一些马华现代诗人在探索和试验之后所作出的自觉和反思。

田思在《马华诗坛二十年回顾》里认为：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国董教总所领导的“独中复兴运动”取得卓越的成绩，受华文教育者重新建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展现于诗坛上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

总结70年代马华文学的发展时，李锦宗认为这个时期比较出色的诗集是：李有成的《鸟及其他》、唐林的《东岸西岸》和《漫长的路》、梅淑贞的《梅诗集》、克风的《笑的早晨》、艾文的《艾文诗》、谢永就的《悲喜剧》、温瑞安的《将军令》、随云（苏清强）的《云絮朵朵》、紫一思的《紫一思诗选》、杰伦的《天掉水》、端木虹的《山雀的早晨》、何荣良的《刻背》、萧艾的《当一颗心在跳》、田思的《赤道放歌》、何乃健的《流萤纷飞》、鲁钝的《沙漠之歌》、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和《众生的神》、张树林的《易水萧萧》、方秉达的《趾外》、蓝启元的《橡胶树的话》、子凡（游川）的《鞋子》《呕吐》和《回音》等。70年代期间在台湾出版的马华诗集包括赖敬文的《赖敬文诗集》、陈慧桦的《云想与山茶》、殷建波的《激流》、王润华的《高潮》和《内外集》、方娥真的《娥眉赋》、黄昏星（李宗舜）与周清啸的《两岸灯火》，以及温瑞安的《山河录》等。

综观马华文坛1965至1980年的诗作，读者或许会发觉到：华社于60、70年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所经历的困厄，以及受到种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暗流冲击时，心灵深处的苦闷与彷徨，并没有显著地在诗作中充分展现。这种状况形成的主因，是当年的政治气候与客观环境令诗人无法直抒胸臆，将内心的感伤和喟叹坦然流露出

来。虽然前路崎岖，不少马华诗人仍然坚持贯彻薪火相传的使命，而崇尚正义、关心社会、扎根乡土、体现民族自尊的情怀，依然深蕴于一些1965至1980年的马华诗作中。这些温情洋溢的诗歌所展现出来的人文精神，终于在80年代阴霾密布的氛围里，酝酿成充满忧患意识的呼唤。

有关60、70年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作者之间的对峙和论争，温任平坦诚地表白：不少人有这样一个错觉，以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立的两种主义，其实不然。确实地说，现代主义也是写实的，它所着重的不仅是“外在的写实”，更重视“内在心理的写实”。他进一步阐释：无论文学是生命的透露或是生命的批评，都必须把握住人的整体，才能做到真正的透露或批评。若单单把握外在的现象，是无法观察到人生真相的。

温任平于1980年2月回顾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时，感慨良多。他嗟叹现代文学要走了20年才走上“自觉”的正道，耗费的时间实在颇为惊人。

正当马华现代文学的作者进行自觉反思的当儿，许多马华现实主义的作者也于80年代作出同样的自我检讨。马华现实主义的重镇吴岸（丘立基）在他的诗集《我何曾睡着》的代序中坦称，现代派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对抗，客观上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些论争激励了现实主义作家正视本身的短处，尤其是写作技巧方面的弱点，并且寻求新的突破。田思在《找一条共同的芯》这本评论集里认为：“70年代前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剧烈的论争中，双方容或发表过偏激的言论，然而事后大家都能很理性地看待问题，以致出现了互相取长补短的现象。”不少现实主义诗人虽然反对故弄玄虚，在象牙塔内呢喃梦呓，但是他们也发现，那些语言平铺直述，文字粗糙浅陋，叙述模式形成公式化和概念化，字里行间处处是标语和口号的作品，也同样无法让读者产生共鸣。这些自觉性强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加强作品中的意象、修辞、形象思维和其他创作技巧。吴岸在他的诗观里有一段话，可以说是许多现实主义作者的心声：

“我不断地在生活的真实感受与艺术表达形式的矛盾困惑中，在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中，寻找诗人的方位。”

90年代以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马华诗坛上，由针锋相对走向交汇切磋，殊途同归，共同以艺术上的大胆探索，自我完成，力争

上游为鹄的。在兼容现实与现代创作风格的《马华七家诗选》中，代表现实主义的吴岸在他的诗观中强调：“每首诗都要求是艺术完美的创造，它必须给人一种如同杂技表演者在高叠的椅子上空达到平衡的惊险的美感。”同样的，代表现代主义的温任平也强调：“诗不是分析，不是说明，不是教训，而是在感染。诗一旦流于概念化，诗与诗人便一起完蛋，这正如一个舞跳坏了，舞与舞者都拿零分。”

在新年代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许多作者都有一个共识：内容与技巧的完美结合，素材与创意的和谐配合，才会唤起共鸣，提升美感，丰富读者的心灵。

稿于 2003 年 5 月 20 日